

圖畫書改編電影文本的敘事轉譯探究：以 《再見機器人》為考察對象

袁嘉良*

摘 要

本研究通過分析《再見機器人》從繪本到電影的改編策略，發現其以夢境為敘事核心，並通過延長敘事時間與豐富情節來深化角色形象與主題表現。繪本以簡約的畫風和靜態敘事，描繪機器人從懊悔到自我釋懷的情感轉變；電影則承繼繪本中夢的敘事特性，融入配樂、鏡頭語言、改編圖畫書情節，透過幻想達成和解。此外，電影調整配角的設計細節和部分人物行格，相較圖畫書展現出更多現實生活的真實感，打破繪本中孤立的二人世界，進一步深化「學會告別」的主題。亦發現電影配樂〈September〉、〈Happy〉作為音樂母題，在不同場景的使用，其既象徵美好時光，也反映夢境中對失去的恐懼。電影巧妙的運用出場人物出現的配樂，除了有預示情節的發展功能以外，亦引導觀眾如何詮釋電影中學會告別的主題，而能再次強化「告別並非失去，而是帶著回憶前行」的觀影體驗。

關鍵字：電影、圖畫書、轉譯敘事、《再見機器人》

*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碩士二年級

一、前言

《再見機器人》¹（《Robot Dreams》）是美國漫畫家莎拉·維朗（Sara Varon）在 2006 年出版的圖畫書，²後經由帕布羅·貝嘉（Pablo Berger）翻拍成為動畫形式的電影，於 2023 年上映。上映之後被提名多場電影節，獲獎與相關討論不斷，在安錫國際動畫影展上斬獲「新視野競賽最佳影片」之際，相關影評報導讚其為「一部帶有微妙苦澀的兒童電影，同時也吸引了成年觀眾。」³可見其作為一部轉譯的電影成功的吸引了大眾與專家們的目光。而目前關於《再見機器人》的相關討論多以網站影評的形式呈現，如換日線讀者投書中，翁靖祐分析情節，並佐以現當代社會文化現象觀察電影召喚讀者共鳴的元素為何，⁴又如 GQ 網站中廣告式宣傳的摘句型影評⁵或女人迷網站上心得感想式抒發。⁶關於學術上的研究，根據陳秀文整理，比較台灣與北美地區圖畫故事書學術研究的發展與趨勢，台灣研究自 1990 年代起快速成長，受教育政策與文化理論推動，側重於教育應用與本土創作；北美則展現多樣性與跨領域特徵，關注意識形態與後現代文化影響。兩地研究各有特色，共同推進圖畫書的教育與文化價值，當中亦有收錄關於兒童書

¹ 莎拉·維朗（Sara Varon）著，白水木譯：《再見機器人》，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2024。

² 出版品上又稱其為「圖像小說」，因圖像小說在學界現階段定義上，學者有不同見解，如：張靜宜在處理金錦淑的圖像小說時，觀察角度以小說轉譯為漫畫，研究其相關敘事策略。又范銀霞：「一種以漫畫形式為敘事主軸的文學形式（排除單一畫格的漫畫形式，有一定長度敘述完整的故事），訴諸感情與想像並以圖像書寫（Graphic Writing）來表達客觀或現實的情感與生活。」、「圖像與文字間看似進行協調的運作，但實際上卻存在著微妙的互動關係，絕非只是以圖為主、文字說明為輔，或是以文字為主、圖像輔助的絕對共時描述，而是圖像和文字可以分別描述框格中的不同部分，呈現圖文並置所能展現的獨特特質。此特點在圖像小說中更突顯，圖文互文之特質展現了非圖像或文字能單獨展現的深層意義，達到圖像的文學性敘事特質。」可見兩現象，一來關於圖像小說的研究似乎還在發展完善中，因此定義不盡相同。二來圖像小說研究中，關注點往往會放在討論文字與圖畫相輔相成，兩者在文本當中都需一併考究，不可偏廢其一，但在《再見機器人》當中幾乎沒有對話文字，因此稱為圖像小說似乎有待商榷。故筆者暫以蘇振明探討之狹義圖畫書（給兒童看的畫本），較彈性的文類定義稱之。詳見：張靜宜：〈論金錦淑圖像小說《裸木》〉，《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 9 期，2022，頁 157-227、范銀霞：〈圖像小說的表現形式與意義建構之關係〉，《藝術研究期刊》第 10 期，2014，頁 77-79、徐素霞編：《臺灣兒童圖畫書導賞》，臺北，國立台灣藝術館出版，2002，頁 13-15。

³ 詳見 'Chicken For Linda!', 'Robot Dreams', '27' se llevan los máximos honores en el Festival de Annecy 2023: Los máximos honores de Contrechamp de este año fueron para Pablo Berger Sueños de robots. La película se estrenó en Cannes el mes pasado y fue una de las favoritas entre la crítica y el público del festival. El debut en animación de Berger, la película es una película para niños con un tono agri dulce que también atrae a los adultos. 網址：<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818172648/https://cafetoons.net/chicken-for-linda-robot-dreams-27-se-llevan-los-maximos-honores-en-el-festival-de-annecy-2023/>（2024.11.21 檢索）

⁴ 翁靖祐：「獨立電影的奇蹟：零台詞卻賺人熱淚，《再見機器人》為何能上映長達半年？」，換日線讀者投書，網址：<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9233>。（2024.11.21 檢索）

⁵ CY：「《再見機器人》零台詞卻逼哭所有大人，人生有些結局其實是最好的遺憾」網址：<https://www.gq.com.tw/article/%E5%86%8D%E8%A6%8B%E6%A9%9F%E5%99%A8%E4%BA%BA-%E9%BB%9E%E8%A9%95>（2024.11.21 檢索）

⁶ 沐花：「再見機器人影評：給哭著走出電影院的你——有些錯過無關對錯，是從今往後，我們會各自幸福」網址：<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2876>（2024.11.21 檢索）

轉譯成影視作品的論文，不過相較於其他種類，數量較少。⁷綜上，觀察民間以及學術領域，少見有人深入分析討論《再見機器人》圖畫書轉譯到電影的過程中的變化，如：圖畫書、電影的敘事結構為何？轉譯過程中情節如何增減？人物形象是否有深化？兩者在敘事策略上的偏重為何？本文擬以文本分析，觀察比較靜態圖像的特質，⁸成為電影後的聲音呈現、視角轉換等多種更豐富的媒介加入後，⁹歸納同樣故事，在兩種文類上呈現的迥異特色。

二、從繪本到電影主題的敘事改編策略

《再見機器人》從繪本到電影的改編，展現了不同媒介在敘事手法上的調整與深化。繪本以無文字的畫面講述故事，透過視覺符號區分現實與夢境，並運用簡潔的線條與結構勾勒角色的情感歷程。相較之下，電影透過音樂、鏡頭語言及角色細節的調整，使故事情節更加豐富，並強化觀眾的情感共鳴。以下將從「故事情節的擴展與重構」及「人物形象的細化與性格更動」兩個層面，分析電影如何在原著基礎上深化主題，並探討這些改編如何影響故事的核心精神。觀察電影運用夢境作為敘事載體，是否延展機器人與小狗的情感表達？夢境的重構是否轉化原著中「時間推進下的自我釋懷」始即成為更具戲劇性的視覺表現？此外，電影中的角色塑造更加細緻，除了重新設計配角形象，增加其敘事功能，亦調整部分角色性格，如將食蟻獸由單純的「社交磨合」對象，轉變為推動小狗思念機器人的契機。這些改編不僅豐富了故事層次，也更貼近電影媒介的特性，使《再見機器人》在影像化後，仍能維持原著的核心情感，同時賦予其嶄新的詮釋角度。

（一）、故事情節的擴展與重構：以夢作為載體

《再見機器人》的英文書名為《Robot Dreams》，從書名上暗示機器人夢境的特殊性，在圖畫書中區分真實與夢境的線索是畫的框線，當在講述真實生活時，框線是正方形，而夢境的框線則是許多半圓弧狀的框線組成的正方形框，框線的變化是作者在視覺上的提示。在圖畫書中總共出現六次夢境，其中，五次是機器人的夢、一次是小狗的夢。機器人的第一個夢在最開始的八月，背景是第一次與

⁷ 陳秀文：〈當代圖畫書的研究取向與圖畫書的新美學——以台灣和北美地區為例〉，《臺灣美術學刊》第 76 期，2009，頁 1-19。

⁸ 徐素霞將兒童圖畫書的圖像與文字表現分為：自己自足的圖像角色、融合所有藝術的表現形式、圖像的語言傳達性、連結各領域於藝術世界等等，並提及動畫是插畫與電影製作形式的結合更產一個善於描繪肢體動作的插畫家可以借助科技的輔助，將所繪製的畫面，集合聲、光、速度效果，把作品擴展到另一種表現形式。詳見徐素霞編：《臺灣兒童圖畫書導賞》：頁 41-43。

⁹ 「閱讀一部影片就是感知：書面語言（字幕）、口頭語言（對白）、示意動作（表情）、畫面內容、景別、運動（人物如何走動、攝影運鏡）、畫面連接（硬剪輯、交替蒙太奇、平行蒙太奇）、聲音。」整理自（法）弗朗西斯·瓦努瓦著，王文融譯《書面敘事·電影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12，頁 29-30。

小狗分離，內容是機器人在沙灘上看書，等小狗上岸後替其擦背，兩人結伴快樂回家，作者沒有直接畫出機器人對於被遺留在沙灘上的痛苦反應（流淚或是咆哮），而是透過「如果沒有下水會發生的事情」的想像，巧妙揭示機器人的懊悔。第二次的夢在九月，機器夢裡出現三隻航海的兔子，兔子們的船上破了小洞，領航的兔子發現沙灘上有機器人，於是號召大家前往沙灘，夢裡的兔子替機器人加機油，機器人起來後回公寓找小狗，夢境戛然結束於機器人敲響公寓門的「叩叩」聲，回歸現實，機器人發現「叩叩」聲是兔子們正在用船槳暴力拆卸他的腳，不吭一聲的降臨與離去，兔子們用機器人的腳趾頭修補船上的破洞，第二次夢境顯現「夢境美好／現實殘酷」，夢賦予機器人完整的身體、可行動的自由，以及朝思暮想的人，現實則是身體再毀壞，離與小狗日常快樂相處的目標越來越遠。

第三、四次夢境在三個月後的一月，機器人做了兩個夢。第一個夢境（3）中的機器人從雪堆裡站起身，前往小狗家，發現小狗有了新的機器人。此刻，第三次夢境已有別於前面兩個夢具有「美好延續」的象徵，而是呈現機器人內心深層被遺忘、拋棄的恐懼；第二個夢境（4）則是機器人在雪地挖雪、匍匐前進，從出口翻到山的另一側，發現初春來臨，並與大自然中的植物嬉遊。這場夢境是機器人第一次在夢中作為主體，不再追尋思念之人。這種轉變可視為作者對於分離課題的「畫外聲」，¹⁰這類聲音在敘事上可以作為一種干預，具有傳遞敘事者對於發生事件價值觀或道德批評的功能，¹¹夢中的美好不再以再現昔日時光作為重點，而是活在當下，親近自然，體會生活。作者要傳達的概念亦以第五場夢境作為延續和收束，二月機器人做了最後一個夢，夢裡海鷗帶機器人降落在雲上，雲下是地球，機器人在雲上睡著、乘雪花降落在沙灘上，較特殊的部分是，這場關於夢境的畫面中第一次出現兩個機器人，一個是埋於雪下的機器人、一個是坐在一旁海岸賞雪的機器人，至此，作者隱晦的透過讓機器人遙望遠方（海的方向）而不再是身後有小狗的陸地，完成與自己的和解，也為結局二人的分離埋下伏筆。

¹⁰ 在文學研究裡面，夢境通常可以被視為一種敘事性干預，誠如高辛勇分析：《西遊補》敘述變化與書中的「真、幻」與所謂「求放其心」的題旨有關。其實「真」、「幻」的問題——俗世現象（「紅塵」）為「虛」為「幻」，超凡的現實才是「真」、「實」——是中國小說常見的題旨，因此其「事境層」內容常有此「真」、「幻」境界（或「凡世」與「超凡」）的分別。《紅樓夢》、《鏡花緣》等皆如此。真幻兩者的區劃雖不由「敘述者」的轉換來決定，但人物常可通過作夢而進入或窺見此一「真」境界，「夢境」與「超凡」的現實世界成為等同境界。而「作夢」與「說話」實為相類的一種心態活動——「夢見」與「說道」的敘述意義相同，因此對夢的直接引述（如寶玉遊「太虛幻境」一段）亦可看為敘述聲音的改變，在敘記裡形成一種「事境裡層」。詳見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臺北，聯經出版，1990），頁 214。

¹¹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4 年），頁 73-78。

電影中對於夢境有所更動，第三次〈September〉作為音樂出現在電影中機器人的第三個夢境裡，形式同樣是以口哨方式出現，不同於圖畫書中敘事者藉夢境置入釋懷的情節，¹² 電影採取不同的詮釋策略，如：開頭場景直接告訴觀眾這是夢境，藉由機器人從雪堆掉入地底深處，走到電影的景框，敲擊邊界、再翻轉雪地場景進入春天；音樂部分，機器人口哨聲吹著〈September〉行進在巨大花朵的小徑上，接著所有的花朵圍繞機器人跳舞，搭配穿插有打擊節奏、口哨、爵士輕快音樂〈Flowerland〉(Tap Dance Version)¹³，以類似歌舞劇的形式呈現，藉由韻律的音效與畫面強化歡樂的氛圍，不同於圖畫書中採取相對靜態的方式，¹⁴這種歡樂的歌舞劇氛圍其實也暗示機器人前往尋找小狗的心情，從影片細節如：花朵們聚集，依序擺出小狗的造型以及最後夢境通往的終點依舊是小狗住的公寓，就能發現，圖畫書中的「自我釋懷之旅」電影並未遵循，而是藉由之後與燕子一家的告別與最後機器人的幻想中完成自我和解，關於如何在幻想中完成自我和解會在下節中詳述。從圖畫書以及電影整體敘事架構中觀察夢的敘事功能，可發現夢境的不穩定性、想像性提供作者很大彈性的展示場景，在這些場景中，機器人內心糾葛、渴望與自我和解過程被細細描繪，在圖畫書設定機器人不能動彈的狀況下，成為最大程度形塑其性格、展示命運的方法。



圖 1：《再見機器人》圖畫書中靜

態呈現

¹² 電影這段夢境（34:11）對應到圖畫書中是機器人的第四、五個夢境（頁 100-103），關於第四個夢境已在上文討論，此不贅述。

¹³ 〈Flowerland〉(Tap Dance Version)<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91rroqLKpU>（2024.11.27 檢索）

¹⁴ 郝廣才在「搭橋的藝術」中曾談及圖畫書中的時間感如何使畫面呈現音樂流動感，涉及燈光（明暗）與圖畫聚焦的方式，在此《再見機器人》圖畫書顯然以較平鋪直敘的畫面呈現。詳見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9 年），頁 31。



圖 2：《再見機器人》電影新增動態變化過程（36：40~36：50）

（二）、人物形象的細化與性格更動

《再見機器人》的圖畫書中沒有文字，難以有圖文並茂的功能，¹⁵讀者在閱讀的過程就必須拋開對於文字的依賴，這相當考驗故事編排的功力，誠如松居直所說：

成年人一般只用眼睛看插圖，或者單純作為一種繪畫去欣賞，但是孩子卻能在插圖中讀出豐富多彩的故事來，因為畫面中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用語言替換。文字建構出來的事件，優秀的繪本畫家可以不用語言，只用繪畫就描繪處來，這些畫面也會「講故事」。¹⁶

上述除了提供孩子的閱讀視野以外，亦提醒讀者面對沒有文字的圖畫時，圖畫書中的每個細節都值得仔細品味，找出作者留下闡述主題的線索。在反覆閱讀的過程，可以發現圖畫書的畫風是以設計性的圖像為主，¹⁷被簡化過的線條使得圖畫書的風格相對電影而更顯簡樸，¹⁸全書的視角大都也以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的方式，

¹⁵ 林素珍：〈試述「台灣兒童圖畫書專題研究」之課程設計〉，《國文學誌》第 11 期，2005 年，頁 15。

¹⁶〔日〕松居直註，林靜譯：《打開繪本之眼》，（海口：海南出版，2013），34 頁。

¹⁷ 採用徐素霞之分類，係指色彩平裝（或帶有漸層），人物動物具有簡化與圖案的趣味，事物也帶有象徵性或裝飾性的風貌。關於其他類型，如：帶有漫畫趣味的造型、客觀寫實的造型、線性的寫實造型，詳見徐素霞編：《臺灣兒童圖畫書導賞》，頁 51-52。

¹⁸ 線條在圖畫書中有許多功能，可以勾勒輪廓、塑造形狀，烘托光影，並且暗示動態。輪廓線是人物和物體等描繪對象的周邊畫上線條，使他們具有獨特的個性。〔美〕：珍·杜南著、宋珮譯：《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2017 年），頁 22。

雖然讓讀者們有全知全能的效果，¹⁹但相對讀者也無法進入角色們的內心世界，僅能從角色們的行為與表情推敲情節發展與故事主題，對於場景與配角，圖畫書中往往一筆帶過，並未有過多著墨。在電影中，則是針對角色們的外型重新設計，尤其是配角的部份，導演曾在採訪中表示：

當我在做預備作業時，注意到大多數的動畫電影，背景與角色通常不會很複雜，很多時刻甚至是完全不動，只是風景的一部分。然而，作為一位實拍導演，主角、配角和背景中的人同等重要。因此，片中出現的所有『臨演』角色，所有紐約人，都有存在的理由。他們都有自己的人生設定，不僅如此，他們也都有自己的獨特造型。如果你一刷再刷這部電影，應該會每次都在背景中有新發現。²⁰

導演們在動畫中分別對於每個配角的形象再設計（詳見圖 3），這種設計的理由出自於「存在的理由」，導演為何放大繪本中原本不起眼的配角們？甚至精心設計他們的外型，如：在紐約地下鐵時，新增八爪章魚打擊樂，所有人都被吸引目光、在圖畫書中，原本是人類外型的資源回收場長，在電影中新增看著摔角的鱷魚父子（電視中摔角的成員是老虎）、機器人在電梯和新主人浣熊對視時，鏡頭切換到拿著洗衣籃準備洗衣服的阿富汗狗女士等等，種種細化人物外貌的設定，提供主題「學會告別」反思的一種視角，相較於圖畫書中營造一種類似烏托邦的美好寓言，並將所有事件發生的畫面盡量聚焦在小狗與機器人周遭，隨著時間推移，而有「世界總是充滿希望、在變好」的想像，²¹電影中出現精緻呈現的路人們，總是會有意無意地宣示自身存在，吸引觀眾的注意，中斷世界僅有小狗與機器人二人的錯覺，指出真實世界的生活，悲歡離合不斷在進行，人們不斷進入彼此生活，再離去，環顧自身周遭，別陷入自身弔影自憐的情緒中。

此外，電影對於部分角色的性格也有更動，調整人物形象，例如在圖畫書中食蟻獸的出場，是為了帶出小狗與他人相處過程中，會有需要磨合的議題，當食蟻獸們拿出日常點心螞蟻時，小狗縱然面有難色，還是選擇強迫自己迎合，後續回家後肚子不舒服，趴在馬桶前嘔吐；電影當中則是承續小狗與食蟻獸們相遇的場景，在滑雪的過程中，因為小狗一個人，畏畏縮縮的模樣像是新手，就被食蟻獸們惡意推下雪坡，不甘示弱的小狗憤怒地與其在雪道上急騁競技，最後卻失速撞上障礙物，而導致手骨折。在回途的巴士上，落寞的小狗看著周遭的人三兩成

¹⁹ 又稱無聚焦或零聚焦敘事，相當於英語評論界所提出的無所不知的敘述者敘事，以及普榮所說的「後視角」，托多羅夫則用敘述者>人物這個公式來表示（敘述者所知道的多於人物，或更確切的說，多於任何人物所知道的）。它一般是傳統的敘事作品所代表的類型。更完整關於敘述聚焦類型的討論，詳見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頁 91-117。

²⁰ 洪子茜：「首次轉戰動畫即闖入安錫、安妮獎、奧斯卡三大殿堂！專訪《再見機器人》導演，以清新簡潔的漫畫風格，細膩呈現 80 年代紐約風情，打動世界各地影迷的心！」，網址：https://www.incgmmedia.com/makingof/robot-dreams#google_vignette（2024.11.24 檢索）

²¹ [加]：諾德曼、雷諾著、陳中美譯：《兒童文學的樂趣》，（上海：少年兒童出版，2008 年），頁 210-211。

群，看著巴士上的車窗映射出自身孤獨的身影，呵氣在玻璃上，劃出機器人的模樣，而將導演這樣的安排置於電影的敘事架構中，其實是藉由該處改編的情節暗示觀眾，作為電影配角中是壞人的食蟻獸，對於小狗的惡意其實毫無原因，但也是這種無緣由的惡意召喚小狗對於機器人的思念，以此弭補圖畫書中大多是機器人單方展示對於小狗的想念，這樣的處理手法，更能顯現二人關係中的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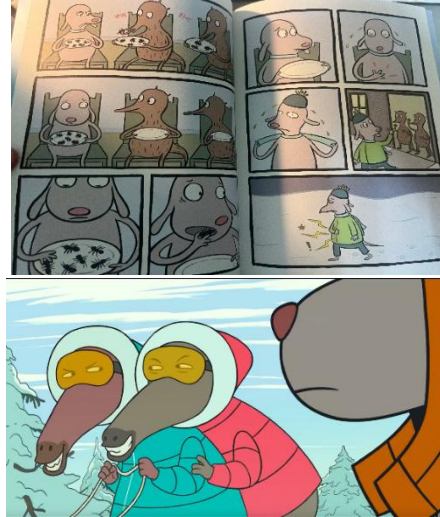


圖 3：《再見機器人》電影配角設計圖²²

圖 4：《再見機器人》食蟻獸人物對比

三、電影改編策略的效果

歷來對於小說文字改編為電影已有諸多討論，²³ 如黃儀冠指出：

²² 洪子茜：「首次轉戰動畫即闖入安錫、安妮獎、奧斯卡三大殿堂！專訪《再見機器人》導演，以清新簡潔的漫畫風格，細膩呈現 80 年代紐約風情，打動世界各地影迷的心！」，網址：https://www.incgmedia.com/makingof/robot-dreams#google_vignette（2024.11.24 檢索）

²³ 討論西方的小說改編成電影的專書有許多，如《電影與文學改編》討論法國電影的改編史、電影改編作家對電影使用的圖像、語言策略、圍繞社會批評展開的電影文化社會實踐，亦有針對文本的詳細討論，如電影小說、後現代主義下電影與文學的互文性，又如《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除了討論文字如何轉譯為電影，亦從觀察社會背景中的權力機構、歷年各式意識形態影響下，電影作為第二文本如何透過個人特定審美經驗，展現電影文本中的「眾聲喧嘩」，如探討鄉土敘事與文學電影、瓊瑤電影空間形構與跨界想像、臺灣八零年代的女性小說影像傳播、客家影像敘事中的族群文化意象、影像史學與記憶政治、黃春明小說中的國族想像、現代主義下白先勇小說與電影的互文性研究等等。詳見（法）莫尼克·卡爾科－馬賽爾、漢娜－瑪麗·克萊爾《電影與文學改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2005 年）、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2012 年）

從文字敘事到影像敘事之間的轉換，從文學語言到音像語言，即文字符號到鏡頭符號的轉變，也是第一文本(文字文本)到衍生的第二文本(電影文本)之間的藝術框架轉換。……從小說到電影，文字到影像，不只是媒介轉換的形式變化，電影工作者再改編時，對文本原著進行影像闡釋及再現的過程中，要面對原作者，以及觀眾，還有社會文化的意識形態。……改編本身不僅是媒介符碼、藝術框架相互詮釋轉換，同時受到不同世代閱聽人，不同時代的歷史脈絡，對於文學文本的再次思考與再創作。²⁴

將電影視為一種文化交際的場域，創作者們如何透過改編躲避當時權威機構的審查，又或在商業性的考量下，如何平衡電影本身的文學性與商業性，進而有雅俗融合產生的文化商品化、商品文化化之現象，²⁵更直觀的比較在小說與電影之間的轉譯是文字媒介與電影多元媒介產生不同閱讀體驗，也就是說，同為視覺文本，其改編同樣涉及「媒介符號」與「藝術框架」的轉換，又圖畫書和電影同樣具有視覺元素，但兩者在「時間性」(靜態 vs. 動態)與「符號運作方式」上有所不同，如同上述「媒介符號相互詮釋轉換」的過程。《再見機器人》作為幾乎沒有任何文字對話的圖畫書，對於圖畫書轉譯成電影的分析，將聚焦於圖畫書與電影都具有的元素展開分析，如：角色形象塑造、音效、鏡頭語言與情節增刪。

(一)、塑造更深情的主角形象

在《再見機器人》的電影，因為文類的敘事特性中閱讀不可逆特性、²⁶商品模式而使時間長度大幅增加，意味著原先圖畫書可能要從十五分鐘的內容增至全片一小時三十幾分鐘(不包含片頭、片尾與故事內容無關的廠商、工作人員簡介)。在角色形象部分被深化。在圖畫書當中，故事的開頭直接進入主題，小狗與機器人的相遇在三頁中交代完畢(購買、郵寄、組裝)；觀察電影中開頭的構圖設計，²⁷灰藍暗色調的夜晚、昏暗的室內沒有開燈，唯一的光源是小狗一人與電視機自動對戰，一人微波晚餐時空洞眼神(死魚眼)直視著鏡頭，接著透過主角行為，

²⁴ 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頁 7。

²⁵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頁 278。

²⁶ 「小說的閱讀可以隨時停止，電影無法配合個別的觀眾暫停。相對於觀看電影的不可逆性(除非在家中自己看 DVD，可以倒轉)，閱讀小說是可逆的，隨時可以停止。因此，小說的長度幾乎不受限制，讀者可以分幾次看完，而看電影通常是一次性的經驗。電影既是不可逆的，自不像小說讀者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或甚回頭再讀一次，因此導演必須考量在特定時間內觀眾接收訊息的能力。」謝世宗：〈文學改編、媒介特質與自我解構：〈蘋果的滋味〉的比較敘事學研究〉，《藝術學研究》第 17 期，2015，頁 158-159。

²⁷ 導演常會指引觀眾視線對比最強的區域(dominant contrast)，因為該區域會在其他較含蓄對比的區域凸顯而出。在黑白片中，導演常用關線對比來指引觀眾，對比強處常比若處先吸引觀眾的目光。彩色片中，某種色彩也會脫穎而出。其實，各種形式因素(如形狀、線條、質感)都能造成對比強烈的焦點目標。又或者透過重複某種元素(經驗重複)造成視覺上的韻律。詳見(美)賈內梯著；焦雄屏譯：《認識電影：全彩插圖第十二版》，北京，北京聯合出版，2016，頁 62-68。

如：不斷切換電視節目頻道、羨慕的望著隔壁兩人相處融洽的情侶（乳牛與馴鹿），以此深化主角的孤獨形象。

這種孤獨的刻畫解釋了機器人出現的重要性，也反映機器人被困在沙灘上時，小狗做出的偏執行為。在圖畫書當中，小狗發現發機器人在沙灘無法動彈時，輕拉了機器人，發現拉不動後失落離開，隔日，拿到維修工具趕到沙灘時，望著被鐵網圍起的沙灘呆愣，下一畫中就垂頭喪氣放棄離去；電影中則是巧妙透過鏡頭語言中來回切換凸顯小狗挽救機器人的努力與決心，先是以機器人視角看向努力拖自己身軀的小狗，接著局部特寫小狗努力舉起機器人的身體、搬不動累得趴在機器人身上喘氣的雙方對視，再從遠景沿著海邊往岸上拍攝，畫面中心是小狗拖拽機器人過度用力，一頭栽進沙裡。此時，鏡頭拉遠透露沙灘以上的場景：夜幕低垂，無人的商店街。當小狗不放棄希望的跑進商店街時，看到一座公共電話，按下 911 的專線時，才發現電話線已毀損，小狗落寞地回到沙灘上，替機器人蓋上毯子，機器人撐起微笑，不斷用眼睛示意小狗離開。電影在此處增加小狗設法營救機器人的情節：嘗試拯救（想要撕開鐵網）、失敗（被公牛警官發現驅逐）、嘗試透過正當管道拯救（向政府機關申請進入沙灘許可）、失敗（被拒）、冒險黑夜行動（拿鐵剪破壞鐵網）、失敗（被猩猩警官抓進牢裡），深化小狗非常珍視機器人的角色形象。

（二）、詮釋場景與強化主題的音樂

作為沒有文字負擔情節解釋的電影，電影中的音效與音樂就負擔了敘事功能，²⁸音效可製造氛圍，調動觀眾情緒，甚至是作為某種特殊的象徵意義，²⁹音樂在電影中常需要和影像配合產生敘事功能，如：電影序曲可能代表電影精神、暗示環境、預示情節、說明角色個性。³⁰電影中如影隨形，頻繁出現的音樂是由 Earth, Wind & Fire 合唱團所演唱的〈September〉，歌詞內容大致是回憶戀愛的美好時光，此時此刻仍在享受熱戀。³¹這首歌作為背景音樂，出現在小狗與機器人在公

²⁸ 在電影中的聲音有三種形式，為人聲（speech）、音樂（music）與噪音（noise）（或稱作音效（sound effect）），因為再見機器人電影幾乎沒角色對白，在此專門討論音樂（music）。關於電影聲音的定義，詳見〔美〕大衛·波德維爾、湯普森著；曾偉禎譯：《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插圖第 8 版》，（北京：世界圖書出版，2009）頁 310。

²⁹ 例如音效為高調時，聽者會產生張力，並隨著時間延長，尖銳的刺耳感會使人焦躁不安，低頻的音效則被運用於莊嚴肅穆的場合，又如恐怖場景透過畫外音造成懸疑與驚悚的效果等等。詳見〔美〕賈內梯著；焦雄屏譯：《認識電影：全彩插圖第十二版》，頁 211-216。

³⁰ 〔美〕賈內梯著；焦雄屏譯：《認識電影：全彩插圖第十二版》，頁 217-224。

³¹ 如歌詞開頭即詢問對方是否記得九月二十一日、愛情如何驅散烏雲‘Do you remember the 21st night of September? Love was changing the minds of pretenders While chasing the clouds away’、又如之後講述現在是十二月，回首當時熱戀情景仍會心動‘Now December found the love that we shared in September. Only blue talk and love, Remember the true love we share today. 歌詞引自 kkbox，網址：<https://www.kkbox.com/hk/tc/song/4qBDdZ58WUFovPHphV>（2024.11.26 檢索）

園快樂溜冰、下水在海底世界探索時，在電影初期象徵「歡樂美好時光」。在機器人第二個夢境當中，³²是機器人從雪地裡起身前往尋找小狗，因為夢境的關係，機器人身體的殘缺已被修復，機器人的口哨聲是〈September〉，按下門鈴後發現街道後方也傳來同樣的口哨聲，旋律也是〈September〉，此時機器人轉頭發現小狗身旁已有新的機器人，躲起來的同時發現新機器人進門露出邪惡的笑容，背景音樂也轉成沉重悲傷的〈Was It a Dream?〉³³、場景開始下雪，回到沙灘的機器人看到被冰封的自己，突然驚醒，此時電影全景五秒、沒有任何配樂，讓一個小小的機器人在畫面中，看起來更孤單。第二個夢境中，可以看到電影如何運用〈September〉對於歌詞主題「回憶起（remember）」的衝突，在夢境中顯現機器人內心真實的恐懼，〈September〉被另一個人哼唱，其象徵「歡樂美好時光」被他人取代，在「學會告別」的主題中建立一個情境，無法見面的時光裡，回憶是否可以被其他相同人取代的恐懼。

關於配樂的使用到了電影後期時也被運用在機器人第二位主人浣熊首次登場時（電影約為一小時五分左右），背景音樂則轉變為 Pharrell Williams 的〈Happy〉，〈Happy〉配合歌詞所構築氛圍中正向與積極，³⁴配樂的亦展現機器人第二位主人的性格，樂天、大方、實際行動。〈Happy〉第二次作為配樂出現則是作為機器人與浣熊在日常生活中的背景音樂（電影約為一小時二十三分左右），如：一起工作刷油漆時、逛街、看職業棒球比賽。可以發現電影處理機器人在面對新舊主人之間的內心掙扎，除了安排結局的衝突以外，也精巧的設計相同的情節，以二元結構般的前後對照，預示結局走向，〈Happy〉作為背景音樂一直持續至電影一小時二十五分，此時電影將畫面轉換至小狗與新機器人在同個時間，不同場景欣賞煙火的畫面，實為大結局前的最後過渡與伏筆，電影除了以〈Happy〉呈現歡樂的環境與浣熊的性格以外，在大結局前開始的第一幕場景是浣熊和機器人在露天的頂樓上準備烤肉派對，對應英文歌詞中的 a room without a roof，而機器人追上小狗時，內心掙扎，湧現先前兩人先前相處的畫面正如〈September〉歌詞中反覆出現的 Do you remember？可見〈September〉和〈Happy〉已成為電影中的音樂母題（music motifs），負擔的敘事功能與推動情節的能力。³⁵

³² 機器人的夢境在電影中有更動調整，第二個夢境（34:21）對應圖畫書中第三個夢境（頁 86-90）。

³³ 〈Was It a Dream?〉，網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HqZvyYCunA&list=OLAK5uy_moYJXTHqU8qluuJRKVgTpYoxxBsasak8&index=8（2024.11.27 檢索）

³⁴ 展現出自由無拘無束、正向、快樂是一種選擇的歌詞如下：‘Clap along if you feel like a room without a roof’、‘Here come bad news talking this and that Gimme all you got and don’t hold back’ 歌詞引自 kkbbox，網址：<https://www.kkbbox.com/tw/tc/song/Kn7BtQzMKmKv4dLZPf>（2025.1.10 檢索）

³⁵ 音樂母題係指設計能將整部影片統合起來，且持續其敘事和主題的發展，情節發展重大時刻時會出現。〔美〕大衛·波德維爾、湯普森著；曾偉禎譯：《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插圖第 8 版》，頁 342。

(三)、基於圖畫書原著再深化學會告別的主題

告別的主題充斥在圖畫書當中，從故事整體審視，作者明確以月份(時間性)作為推進敘事的動力，形成情節上的首尾呼應，故事開頭的八月是機器人與小狗的相遇，一年後的八月是兩個人帶著對彼此的思念在各自人生前進。若分開檢視小狗與機器人的故事線，可發現兩人面臨失去的主題不同。在小狗的故事線中，八月失去機器人、十月與替其解決困難的鴨子好不容易成為朋友，能一起游泳，甚至認識鴨子的家人，在一切越來越好的過程中，鴨子一家卻搬到佛羅里達，約好明年春天再見(實際上圖畫書在春天時並沒有二人相見的情節)，在萬聖節上遇見像機器人的萬聖裝扮，誤會的小狗後知後覺的產生了憤怒的情緒，究其原因，是失去鴨子的憤怒？還是對於無能挽救機器人的自我厭惡情緒投射？以上皆可視為對告別的詮釋方式，鴨子的消失是指離別(失去)的過程並不會預告(出乎意料)、在大眾狂歡的氛圍下想起機器人則指出，一個人生活的痕跡並不會隨著它離去而消失。十二月，小狗則是面臨與新的朋友(食蟻獸)相處後，發現人際關係相處並非一味犧牲自己就有辦法維繫。一月，小狗自行堆了一個雪人，並和雪人成為朋友，兩人在二月時還結伴去滑雪，甚至認識了新朋友企鵝，三人一起看了場冰球比賽，三月時因為氣溫回暖，雪人融化，企鵝抱著小狗之前借給雪人的衣服還給小狗，隨即轉身離去。圖畫書作者在小狗的故事線中，不斷重複「與他人相遇→燃起希望→關係考驗→回到孤身一人」的模式，從以多元的形式展現關於失去在生活中的模樣。

相較於圖畫書中不斷歷險式的面對失去的詮釋策略，電影採取的則是更深入去堆疊與刻劃主角們面對失去時，心路歷程的轉變。電影中，將小狗與雪人的相遇轉化為小狗的夢境，當小狗在保齡球館中因為不熟悉的運動而出盡洋相時，只有雪人站出來給予擁抱，以避風港的姿態迎接，當小狗感激的想要擁抱時，卻發現雪人變成機器而驚醒。此處的改編巧妙利用夢的方式詮釋小狗內心的渴望與不安，縱然歷經與鴨子的萍水相逢、萬聖節的全民狂歡、食蟻獸的惡意，小狗始終未曾忘記機器人的存在。採取與圖畫書不同的詮釋策略，一路埋下的伏筆，電影在最後回收的方式也是借助機器人的幻想，在遇見新主人浣熊之後，機器人要如何處理新舊情感？這也是圖畫書與電影都有呈現的最大衝突點。³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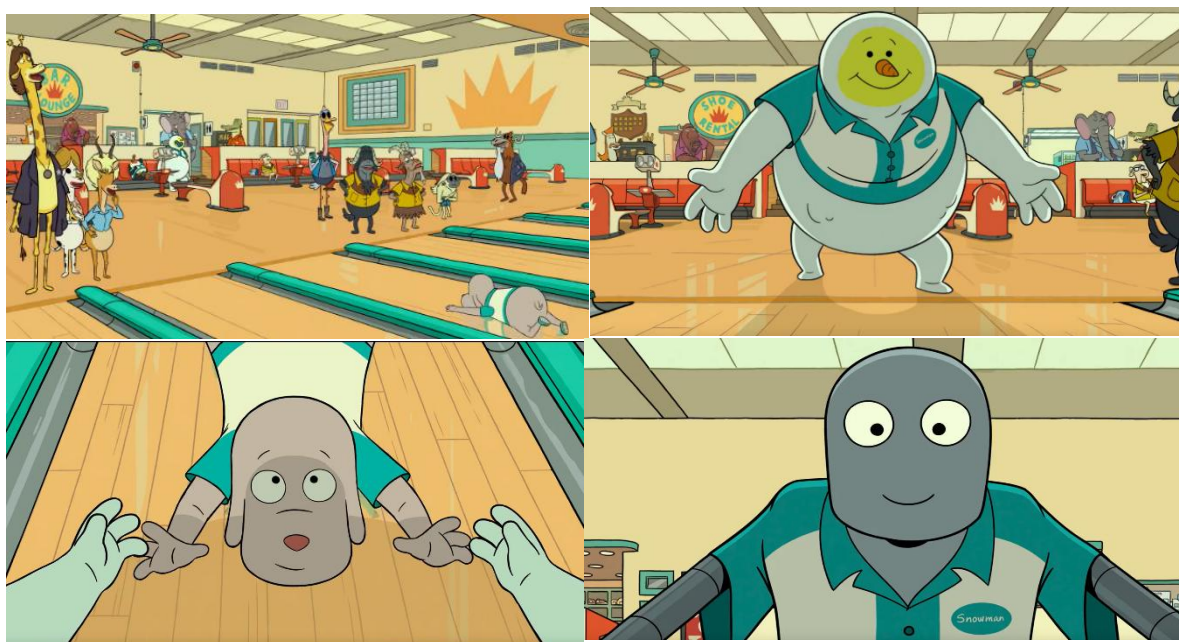
電影中，機器人在新住處的頂樓準備燒烤時，回到房間準備拿新醬料時，看見小狗帶著新買的機器人路過，於是機器人不顧危險的衝下樓，穿越馬路，與車子擦身而過，此時運用大量鏡頭語言，如：以前景、後景的來回切換提供的深度線索，³⁷將觀眾帶入機器人運用自身能力放大細節，搜尋的過程、追逐的過程中採用側視圖，³⁸並在機器人跑步的過程當中逐幀放大，營造機器人焦急的濃烈情

³⁶ 詳見「劇情創作之情節推動與角色推動」〔美〕：貝曼著，志應、王鑒譯：《準備分鏡圖：動畫編創與角色設定》，(北京：人民郵電出版，2008年)，頁35-42。

³⁷ 前景與後景與電影空間的深度，詳見〔美〕：鮑恩著，李蕊譯：《鏡頭的語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2013年)，頁58-60。

³⁸ 〔美〕：鮑恩著，李蕊譯：《鏡頭的語法》，頁35-37。

緒、追上二人時將畫面中新機器人與小狗定格，讓九宮格畫面中心的位置空缺，隨著影片撥放讓舊機器人能逐漸填滿畫面中的空隙，而更顯真實。來回拉扯的鏡頭語言除了調動氣氛以外，似乎也暗示新舊機器人在小狗內心分量的角逐。當舊機器人追上並與小狗相互深情擁抱時，畫面中突然出現一隻拿著鍋鏟的手，敲了敲舊機器人被改造的收音機身體，舊機器人轉頭發現浣熊也出現，此時，隨著錯愕的機器人手中醬料瓶墜落到地上，電影也揭曉剛剛追逐的過程中是機器人最後的幻想，電影藉錯置時序，模糊顛覆真實與想像的界線，以此戲弄觀眾情緒而達到驚奇的效果。³⁹電影與圖畫書的最後，機器人終究沒有選擇去打擾小狗的生活，而是藉由舊機器人播放與小狗共度美好時光的音樂，將這份釋然與對彼此美好的祝福傳遞給對方，電影中則新增兩人在同樣時間，不同空間隨著〈September〉共同起舞，以「再現」回憶的姿態為電影主題學會告別主題畫下圓滿的句點——告別並不意謂失去，而是能帶著彼此的回憶共同前行。



³⁹ [美] 查特曼著、徐強譯，《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3），頁 44-47。



圖 5：《再見機器人》電影中小狗夢境反映對於機器人的思念（52:24~52:34）



圖 6：《再見機器人》電影中結局兩人隨著〈September〉共同起舞（1:35:16）

四、結語

《再見機器人》的改編從繪本到電影，以夢境為敘事核心，展現機器人內心的情感與成長。繪本透過框線區分現實與夢境，五次夢境描繪了機器人從懊悔與渴望到最終自我釋懷的轉變，展現其從依賴小狗到活在當下的心境成長。電影則運用音樂與視覺強化夢境氛圍，凸顯機器人對小狗的深切思念，並最終藉幻想完成內心和解。靜態的繪本與動態的電影分別以不同方式刻畫夢境，將機器人的性格與命運描繪得更加細緻與豐富。

此外，電影對人物形象的細化與性格調整賦予故事更多層次感。繪本以簡樸畫風與第三人稱全知視角呈現，聚焦小狗與機器人的互動，營造出希望與美好的寓言氛圍。電影則重新設計角色外型，突顯每個角色的存在理由，如八爪章魚、鱷魚父子等配角的細節，打破繪本中孤立的二人世界，展現現實生活中的悲歡離合。特別是食蟻獸的角色設定，從繪本中象徵磨合關係的議題，轉變為電影中無緣由的惡意角色，推動小狗對機器人的思念，進一步彰顯二人關係的平等性。這些豐富的角色設計與改編情節深化了「學會告別」的主題，呈現生活的真實與多樣面貌。

電影也通過延長敘事時間與細緻情節表現主角的情感深度。開頭描繪小狗的孤獨，鋪墊機器人出現的必要性；而小狗救援機器人的多次努力，展現其執著與

珍視之情。音樂成為重要的敘事工具，如〈September〉象徵美好時光，而夢境中音樂被他人取代則反映對失去的恐懼，深化「學會告別」的核心。最終，電影以兩人於不同空間隨〈September〉共舞作結，傳遞「告別並非失去，而是帶著回憶前行」的深刻情感，為主題畫下圓滿句點。

附錄一、《再見機器人》的圖畫書內容簡述

八月作為故事的開頭，其重點講述兩位主角小狗與機器人相遇後的快樂時光，以及在海灘上機器人下水之後，不能動彈的的意外事故以及機器人的第一個短暫的夢境。⁴⁰九月，小狗夢見機器人還在沙灘上，趕忙去圖書館借維修機器人的書籍，接著搭計程車趕往沙灘，發現沙灘關閉，小狗落寞離開，隨即視角轉換到機器人第二個夢境，夢醒後被修復船隻的兔子用船槳敲斷一隻腿。⁴¹十月，小狗到公園放風箏時，風箏卡在樹上，此時，天空路過的鴨子幫忙將風箏取下，後來二人成為朋友，一起游泳，和鴨子一家人去森林釣魚、野炊，而後小狗某天再去找鴨子一家時，發現他們不在，並從明信片上得知鴨子們搬去佛羅里達。十月末，萬聖節時，小狗在公寓窗戶上看著街道上遊行的動物們，忽然發現有和機器人長相極為相似的人進行不給糖就搗蛋的活動，小狗非常興奮，後來發現機器人只是萬聖節裝扮，非常生氣。⁴²十一月，天空飄雪，雪覆蓋過躺在沙灘上的機器人。⁴³十二月，小狗和食蟻獸去滑雪，休息時，食蟻獸和小狗分享螞蟥，食蟻獸們吃的很開心，小狗面有難色吃下，回家時肚子不舒服一晚。⁴⁴一月，機器人做了兩個夢（第三、第四個夢），第一個夢是從雪中醒來，並走到小狗住的公寓樓下，敲門很久都沒人應答，後來聽到笑聲，轉頭一看發現是小狗已經買新機器人，他急忙躲到街道的垃圾桶後，並在過程間發現新的機器人頭上有天線，機器人落寞地回到沙灘，並用雪把自己埋起來。第二個夢境是機器人在雪地裡不停挖掘，隨後出現一個出口，終點是山的一側，機器人發現已經變成春天，和大地上盛開的花朵當朋友，一起曬太陽。而小狗視角的部分則是做了一個雪人，雪人活過來，卻因為室內太熱不能和小狗一起進入公寓，一個人在室外待著。⁴⁵二月，小狗、雪人在滑雪的過程中遇到新朋友企鵝，三人一起去了小狗家看冰壺比賽轉播。接著視角轉換到機器人的第五個夢境，路過的海鷗發現埋在雪地的機器人，帶著機器人飛到天上的雲群，雲上可看到地球，機器人在雲上睡著，被雪花敲醒，乘著雪花墜落到海洋旁，機器人坐在海洋邊賞雪。⁴⁶三月，春天，雪融，機器人從雪地裡被釋放，小狗接到電話，和企鵝見面後，企鵝把雪人身上的衣服、胡蘿蔔還給小狗。⁴⁷四月，候鳥經過沙灘看見機器人，在機器人腋下築巢、生蛋、孕育小鳥，在這個月小鳥們長大後飛離。⁴⁸五月，猴子登場，在沙灘上撿廢鐵回收，發現機

⁴⁰ 八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頁 6-29。

⁴¹ 九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頁 30-49。

⁴² 十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頁 51-69。

⁴³ 十一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頁 51-69。

⁴⁴ 十二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75-83。

⁴⁵ 一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84-103。

⁴⁶ 二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04-121。

⁴⁷ 三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22-131。

⁴⁸ 四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32-140。

器人後將機器人帶到資源回收場，機器人被隨意扔進垃圾山，身體支離破碎。⁴⁹六月，沙灘開放，小狗乘坐巴士前往沙灘找機器人，用鼻子嗅聞後只發現機器人斷掉的腳，小狗不放棄的挖了很多洞，最終沒找到機器人的小狗只能落寞離開，坐在公園長椅上時，發現草坪上的每個人都有同伴，前往機器人店購買新的機器人。⁵⁰七月，浣熊登場，穿著類似機械師的衣服，在組裝收音機後發現使用過程會有雜音，查看維修指南之後出門到資源回收場蒐集材料時，發現了支離破碎的機器人，將其帶回家與收音機拼裝後，發現還是會有雜音，此時機器人甦醒，自行扳正天線，讓收音機發出美妙的音樂聲，浣熊聽到後隨之起舞，機器人也被歡樂的氛圍感染，隨著浣熊跳舞，另一邊，小狗正在努力組裝機器人。⁵¹八月，小狗帶著新機器人再度搭乘灰狗巴士前往沙灘，新的機器人看到海很開心要下水時，被慌張的小狗阻止，接著小狗幫機器人擦助曬油，自己下水玩，結束時到岸上叫醒新機器人，和新機器人回家。視角轉換至機器人，機器人和浣熊坐在沙發上一起看書，浣熊有睏意後就寢，機器人放下手中的書看向窗外時，發現小狗身旁已經有了新的機器人，當下難過的流淚，又過了一會，放出新的音樂，小狗聽到音樂後，不由自主地跟著哼唱。⁵²

⁴⁹ 五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42-149。

⁵⁰ 六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50-162。

⁵¹ 七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64-188。

⁵² 八月在圖畫書中的頁數為 190-208。

徵引書目

一、專書

〔美〕莎拉·維朗（Sara Varon）著，白水木譯：《再見機器人》，臺北，漫遊者文化事業，2024。

〔西〕帕布羅貝嘉（Pablo Berger），《再見機器人》，西班牙：Arcadia Motion Pictures，東吳影業代理，2024。

高辛勇：《形名學與敘事理論》，（臺北，聯經出版，1990）

徐素霞編：《臺灣兒童圖畫書導賞》，（臺北，國立台灣藝術館出版，2002）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臺北：麥田出版，2005 年）

郝廣才：《好繪本如何好》，（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2009 年）

黃儀冠：《從文字書寫到影像傳播——臺灣「文學電影」之跨媒介改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出版，2012 年）

譚君強：《敘事學導論：從經典敘事學到後經典敘事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14 年）

〔法〕莫尼克·卡爾科-馬賽爾、漢娜-瑪麗·克萊爾《電影與文學改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2005 年）

〔美〕大衛·波德維爾、湯普森著；曾偉禎譯：《電影藝術：形式與風格：插圖第 8 版》，（北京：世界圖書出版，2009）

〔美〕：貝曼著，志應、王鑒譯：《準備分鏡圖：動畫編創與角色設定》，（北京：人民郵電出版，2008 年）

〔加〕：諾德曼、雷諾著、陳中美譯：《兒童文學的樂趣》，（上海：少年兒童出版，2008 年）

（法）弗朗西斯·瓦努瓦著，王文融譯《書面敘事·電影敘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12。）

〔美〕查特曼著、徐強譯，《故事與話語：小說和電影的敘事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13）

〔美〕：鮑恩著，李蕊譯：《鏡頭的語法》，（北京：世界圖書出版，2013 年）

〔日〕松居直註，林靜譯：《打開繪本之眼》，（海口：海南出版，2013）

〔美〕賈內梯著；焦雄屏譯：《認識電影：全彩插圖第十二版》，（北京，北京聯合出版，2016。）

〔美〕：珍·杜南著、宋珮譯：《觀賞圖畫書中的圖畫》，（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2017 年）

二、期刊論文

陳秀文：〈當代圖畫書的研究取向與圖畫書的新美學——以台灣和北美地區為例〉，《臺灣美術學刊》第 76 期，2009，頁 1-19。

范銀霞：〈圖像小說的表現形式與意義建構之關係〉，《藝術研究期刊》第 10 期，2014，頁 67-103。

謝世宗：〈文學改編、媒介特質與自我解構：〈蘋果的滋味〉的比較敘事學研究〉，《藝術學研究》第 17 期，2015，頁 153-181。

張靜宜：〈論金錦淑圖像小說《裸木》〉，《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 9 期，2022，頁 157-227。

林素珍：〈試述「台灣兒童圖畫書專題研究」之課程設計〉，《國文學誌》第 11 期，2005 年，頁 451-474。

三、網路資料

外文影評：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30818172648/https://cafetoon.net/chicken-for-linda-robot-dreams-27-se-llevan-los-maximos-honores-en-el-festival-de-annecy-2023/>
(2024.11.21 檢索)

翁靖祐：「獨立電影的奇蹟：零台詞卻賺人熱淚，《再見機器人》為何能上映長達半年？」，換日線讀者投書，網址：<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9233>。
(2024.11.21 檢索)

CY：「《再見機器人》零台詞卻逼哭所有大人，人生有些結局其實是最好的遺憾」
網 址：

<https://www.gq.com.tw/article/%E5%86%8D%E8%A6%8B%E6%A9%9F%E5%99%A8%E4%BA%BA-%E9%BB%9E%E8%A9%95> (2024.11.21 檢索)

沐花：「再見機器人影評：給哭著走出電影院的你——有些錯過無關對錯，是從今往後，我們會各自幸福」網址：<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32876> (2024.11.21 檢索)

洪子茜：「首次轉戰動畫即闖入安錫、安妮獎、奧斯卡三大殿堂！專訪《再見機器人》導演，以清新簡潔的漫畫風格，細膩呈現 80 年代紐約風情，打動世界各地影迷的心！」，網址：https://www.incgmedia.com/makingof/robot-dreams#google_vignette (2024.11.24 檢索)